

傳記文學叢刊

# 宋教仁傳

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吳相湘著

K  
1

宋教仁傳

## 白序

這一冊宋教仁先生(1882—1913)的傳記，原題作「宋教仁與中國革命」。今爲使讀者對於宋先生在國史上的地位可以「一目了然」，特采用「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一書名。事實上，宋先生確是爲中華民國憲政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

這一傳記的出版，正值舉世研究和閱讀中國現代政治與人物之興趣最熱烈的時候，當可適應多數人士的需要。但如果被認爲這是趨時應景之作，則相湘實不敢承；因爲相湘懷抱爲宋先生撰寫傳記的心願已有三十餘年。

回憶童年就讀湖南私立楚怡小學，在其實行道爾頓制設計教學法的環境中，開始對歷史課程發生較多興趣。課餘又嘗至同學蔡端生、黃一寰兩兄家，瞻仰開國元勳蔡（鍔）、黃（興）遺像遺物；端生兄且揚言長大後必爲其父撰一大傳。高山仰止及私心羨慕之餘，亦竊有意爲建國偉人撰一傳記。先嚴漢聲府君（諱其林1878—1937）因訓示：我常德郡宋教仁先生之豐功偉績亦與黃、蔡齊名；並爲言與宋公交往以及同旅日本時之若干照片。

自相湘肄業北庠，學習興趣傾向近代史；復因日人萱野長知致馮自由先生書函（對於黃、宋

等革命史實不宜忽略，見馮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之啓示，乃更加速搜求資料以冀宋先生傳記得早完成。

不幸，對日抗戰發生，長沙大火，常德會戰，兩大城市均成灰燼，先嚴數十年之藏書及手寫日記（其中多有可與宋先生「我之歷史」相證補）與相湘自北平携歸之多種史料，均未能倖免於難。痛心之餘，又見報載宋先生遺屬寡媳一人在桃源轉徙流離孤苦伶仃之訊（宋之獨子歿於抗戰前）；更傷英雄無嗣之淒涼。「從頭做起」搜集資料以爲宋先生撰傳之心念轉而彌堅。

自抗戰勝利，相湘在北平、上海、蘇州、南京等地重作搜求，幸又獲得宋先生關係史料若干種，民國三十八年春挾以渡海來臺，喘息稍定，即往各圖書館繼續查尋。民國四十七年秋，國立臺灣大學與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行合作研究中國近代史計劃，相湘之「宋教仁先生傳記」被列爲其中專題研究之一。旋且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同意閱讀其黨史史料庫之資料。經過兩年的工作——其中並曾有往美國、日本各大圖書館訪尋史料之機會。這一宋先生的傳記，遂在歷經大刱之後終底於成。對於協助完成這一工作的學校和機關（如上述）實在非常感謝。

全稿完成以後未克即時印行，祇將其中一極小部份「袁世凱謀取臨時大總統經過」，發表於「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竟很快地引起海內外學人的注意，日本「東洋學報」（第四十四卷第四號，一九六一年三月，東京刊行）且摘要予以介紹，頗多推譽。

民主政治與共產主義之勢不兩立，在今日可說是世人具有的常識，但在四五十年前是極少人理解。宋先生於此却獨具卓見：一方面努力推進民主政治，同時更力言中國絕不能引用共產主義，且明白指出中國如實行共產主義之種種不幸惡果；因而堅決主張國家社會政策。不幸竟由此而被謗爲「革命黨第一罪人」。以致蓋棺而論不定——現在，宋先生所指陳的種種惡果都不幸而言中。面對殘酷的現實，是非功罪從此自可澄清，不容再有爭辯了。

本書內容綜合敍述與分析解釋並重，對若干重要史實均力求提供新紀錄與新解釋；例如引起「二次革命」之宋先生死因，即與過去諸著述完全不同而自信確能得其真相。至於當時環境背景與同時人之言行尤盡可能多予觸及與描述，以助讀者了解全盤政治動態。又爲使文省事增及考訂異同，全書附註詳明，其分量幾可與正文相等。希望讀者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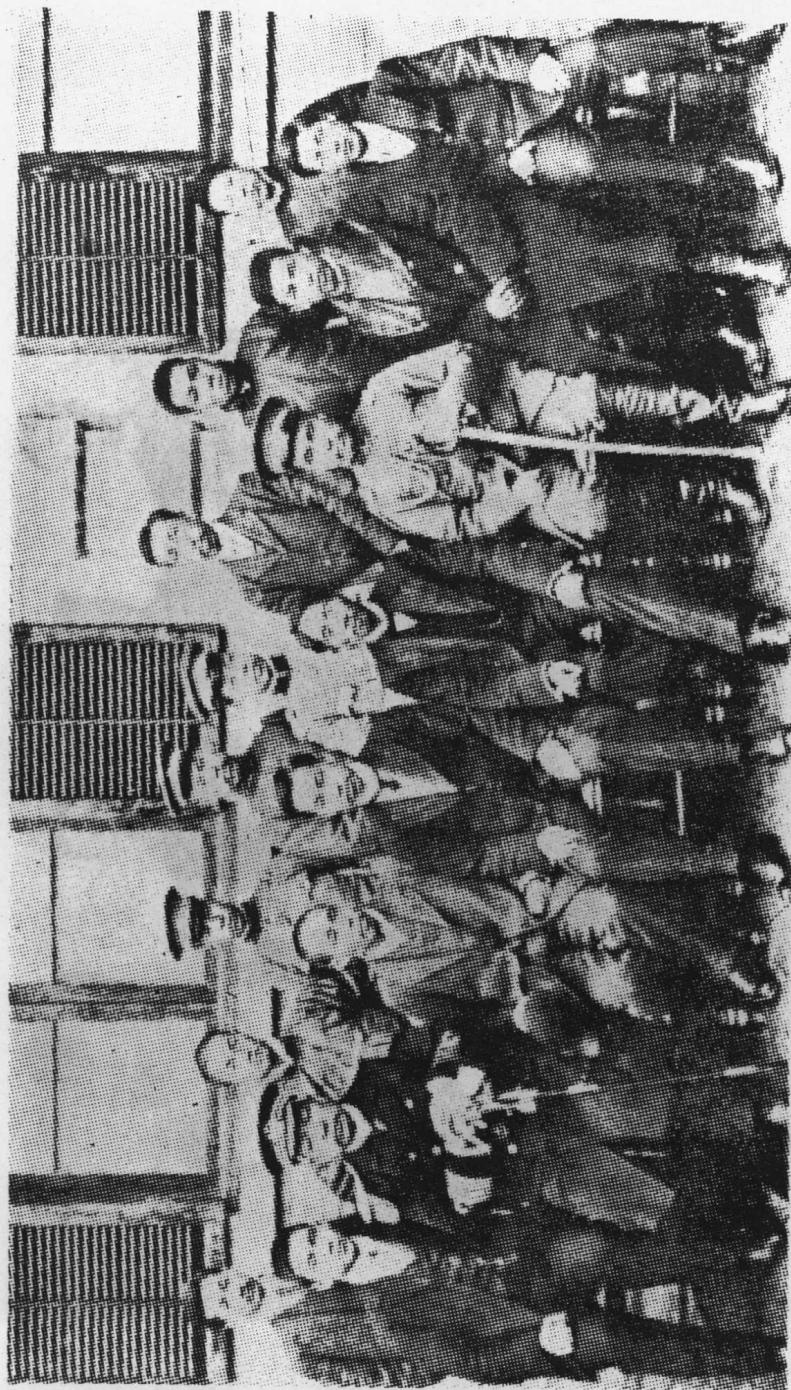
撰寫這一自序將畢，雖有稍稍了却三十餘年心願的輕鬆之感；然而偶一自念才能學識之短缺，實在未能將這一爲民主憲法而犧牲的「勇者畫像」神采描繪於萬一；又不勝惶愧之至。惟有誠懇地希望讀者們的教正。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廿四日

## 自序

一九〇四年流亡東京之華興會會員（左起第一人爲黃興，第四人爲朱教仁。）





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之南京代表在北京貴胄堂行館攝影（前排左起第一人為汪精衛，第四人為宋教仁，第五人為蔡元培。）

宋教仁先生遺像



宋教仁先生遺像

(丙)

中國中央行政院印信局印

此章為中國中央行政院印信局之印

(甲)中央行政院印信局印

此章為中央行政院印信局之印

若以實際據之地方官印信局之印

亦得用此印信局印信

改用此印信局印信

一外云

一董政

一國家財政

一司法行政

一重慶運輸行政司印信局印信

一國際商政司印信局印信

一國務院印信

一國務院印信

一國務院印信

一國立學校印信

# 目 錄

## 圖片（四幅）

## 自序

## 第一章 求學時代之環境與背景

一 經世致用學風之復興 ······ 一

二 講求時務注意新學 ······ 四

三 湖南自立自保之主張 ······ 六

四 湖南留日學生刊行遊學譯編 ······ 八

五 民族主義之教育與湖南自治論 ······ 二

六 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與革命風潮 ······ 一五

七 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舉義之失敗 ······ 一八

第二章 日本六年 ······ 二九

一 二十世紀之支那與醒獅 ······ 二〇

## 目 錄

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

二

二 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 .....	三三
三 革命建設基礎在高深學養 .....	三九
四 遊說馬恢與閻島問題 .....	四四
五 同盟會之悲歡離合 .....	四九
<b>第三章 對內政外交的主張</b>	
一 對外關係之認識 .....	六八
二 建設真正民權之立憲政治 .....	七三
三 遵奉民生主義 推行社會政策 .....	七七
<b>第四章 大革命暴發前後</b>	
一 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 .....	九七
二 長江上下游的奔走聯絡 .....	一〇二
三 臨時政府之組織 .....	一〇八
四 袁世凱陰謀與宋之對策 .....	一一四
<b>第五章 政黨政治之嘗試</b>	
一 同盟會之團結與改造 .....	一五五

二 不戀權位 只重政見 ..... 一六六

第六章 爲民主憲法犧牲 ..... 一九五

一 國民黨之組織 ..... 一九九

二 孫黃北遊之前後 ..... 一〇五

三 國會議員選舉與大政見 ..... 一一三

四 蓋棺論不定 ..... 一三三

引用史源及重要參考資料 ..... 二七九

# 第一章 求學時代之環境與背景

宋教仁，中國現代史上一偉人也，其人之重要性，不僅由於彼爲中國革命同盟會之主要組成份子、中部同盟會之發起人；更由於彼能以實際之行動，力求促進中國政黨政治之正軌，雖所志未遂，遽以身殉；然其主張，迄今固仍爲中國人奮力追求之目標，國父孫逸仙先生嘗謂：「宋氏乃爲中國憲法而犧牲之第一人」（二），誠爲符合歷史之的論。

宋氏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湖南民性自古堅忍慳悍，操之過激，鋌而走險，語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蓋其明證。降及近代，曾國藩即利用此特性創立湘軍，以一省繫天下之安危，轉移舉國之風氣，其事固有足多者，桃源則與陶淵明桃花源記同爲中國人士所熟知，山明水秀，溪迴曲折，優美之自然環境，對於生於斯長於斯之宋氏，自不能無其影響。雖然宋氏嘗有言曰：

「吾則沅湘間產也，地近江浦，猶念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爲宗，其是非亡足論，觀其識度，無忝于英雄，其民又樂爲之致死，豈其風烈遂斃於今？」（三）是湖南强悍之民風與曾國藩輩倡導之經世致用之學術環境，對於宋氏思想與事業之感召，顯然更甚於前者。

### 一 經世致用學風之復興

經世致用之學原爲中國文化之正宗，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固慨乎其言矣。北宋范仲淹秀才先憂後樂之呼籲，益振醒知識份子之責任感與自尊心。同時司馬光纂輯資治通鑑復爲經世致用學者訂一重要典範。不幸南宋以降，士大夫痛國家之多難，慷慨激昂，轉多虛僥之論。歷經遼金元三朝，中國知識份子遂遭遇空前之迫害，明初復創八股制藝以束縛讀書人之思想，又用廷杖詔獄以凌磨士大夫之尊嚴；致使當時士人唯有逃避現實。逮朱明覆亡，顧亭林諸氏奔走呼號，力倡「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痛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始爲經世致用之學開啓一新途徑。

然時值滿清入主中夏，固絕不願見此種學風之滋長，且爲鞏固其統治權，更復變本加厲，以摧殘之、壓迫之，文字獄之繁興，博學鴻儒科之創立，四庫全書館之設置，交相爲用，務使士大

夫無法衝破種種網羅，如不入我彀中，即自屏於政治之外。雍正乾隆時，達官自刻奏議，往往得罪，記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韙，於是文人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繁瑣考證之風特盛，固士氣消沈已極之明證。逮嘉慶朝，仁宗天資長厚，略變兩朝箝制之意，歷二十餘年之久，後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至道光初葉，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者有鹽務、河工、漕運三大端，議論譴起，賀長齡、魏源竟彙而刻之，命名皇朝經世文編，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行世<sup>(3)</sup>。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又爲之倡導，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魏源纂輯之海國圖誌梓行，是爲中國近代士人綜合中外資料所爲知己知彼之第一部著作；而其先一年，何紹基、張穆創建顧亭林祠於北京廣寧門內之慈仁寺，歲舉祀事。有謂此爲中國近百年世運之關鍵者<sup>(4)</sup>。以今論之，要非過甚其詞。

蓋學風土習從此丕變，士大夫一反前此空疏逃禪之積弊，而秉持亭林之詔示，振經世之絕學，身體力行，見諸行事；曾國藩則其代表焉。觀乎曾氏服官京師，嘗讀書於顧氏祠側，對於亭林極盡嚮往之誠，創立湘軍又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作號召，用儒生爲統將，募農夫充行伍，士人匹夫均因此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壯志，湖南全省之義聲震天下，遂使舉國之人咸知引國事爲己任，民權之得伸，自此始也<sup>(5)</sup>；而其傳刻王船山遺書，民族大義因之流播益廣，有謂曾氏

言行即爲辛亥革命肇端者（六）。宜乎宋氏譽之英雄，今人謂近百年世運之關鍵有在也。

宋氏出生一八八二年，其時曾國藩已早歿，自不能望見丰采，然流風餘韻固猶盛傳於洞庭衡嶽間，且湘軍仍肩天下之重任，旌旗聲威正遠及天山南北，所謂「無湘不成軍」，尤爲三湘人士常引以自豪者。宋氏自幼即喜聞當時事，尤喜談兵，嘗嬉戲簿諸隣兒名氏，呼集山阿，樹巾爲旗幟，自登磐石上指揮部勒之（七），是環境影響使之然也。

雖然，世變日亟，國難益殷，對於宋氏之新刺激亦更加甚焉。

## 一 講求時務注意新學

一八九四年夏，中日戰爭發生，湖南巡撫吳大澂亟募勇成軍，請纓赴前敵，三湘人士踴躍應徵，蓋仍湘軍經世救國之餘烈，足以鼓舞群倫也。不幸時移勢易，黃海一戰，中國既告失利，制海權遂入日人掌握，步卒無所用其技。翌年春，和議將成，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深痛城下之盟，籲請遷都再戰，湖南廣東舉人同日先後上書陳詞，各省聞風響應，士氣爲之伸張。康有爲、梁啓超復致書上海汪穰卿，促其鼓動新任湖南學政江標在湘厲行新學，使其於按試時，非曾考經古者，不補弟子員，不取優等；而於經古一場，專取新學，其題目皆按時事：以此爲重心，則祿利之路，三年內，湖南可以丕變矣；蓋梁啓超以爲十八省中，湖南人氣

最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過他省，若能蟠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5)。

以今按之，梁啟超之主張，江標實完全付諸行事，既於校經書院內設立輿地、算學、方言學會，刊佈湘學新報，一八九七年冬復梓行沅湘通藝錄八卷，以示風會之所趨；今試舉其書內容如：「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國政，中日兩國有何損益？」「歐洲諸國不許俄國出黑海論」「英人有公（自由）保（保守）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有鐵路始可廣言開墾說」「魏氏海國圖誌近日應改應增條例」「說西南洋之華民」「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固均梁氏所主張「皆按時事為重心」者。而其作者如唐才常、畢永年、楊毓麟、鄒代藩、譚延闔、胡元倓等(6)，此後均為中國現代史上之重要份子，是此一新教育計劃影響之巨大可知矣。

方江標之督學湖南也，一八九六年六月，梁啟超、汪穰卿同創時務報(The Chinese Progress)出版於上海，譯述東西各國重要報刊，並著論剖析時事，指導國是；其後章炳麟、曾廣銓亦參與筆政。以是一冊風行，更見洛陽紙貴。湖南岳麓書院院長王先謙與城南求忠兩書院院長，公同商定，撥公款按月購置，並手諭生徒，細心閱讀此一「目前不可不看之書」(10)。一八九七年一月，王先謙又具呈湖南巡撫陳寶箴及提學使江標，請即設立時務學堂；當經陳、江允准，積極籌備，同年夏佈告：訂期九月廿四日招考學生——陳氏示諭有云：「海疆互市，內地之講求西